

中国案牒大解密

伍子胥、文种、屈原、吴起、商鞅、桑弘羊、马援、邓艾、崔浩、嵇康、忌、寇准、范仲淹、岳飞、元丞相脱、李善长、方孝孺、解缙、于谦、杨继盛、杨涟、子、袁崇焕、多尔袞、吕留良、岳钟琪……

袁文才、王佐、柳直荀、熊受暄、陈定侯、曾、王炳南、王、胡风、俞平伯、彭德怀、贺龙、吴晗、陶铸、刘少奇、志新、聂树斌、余祥林、李树红、高莺莺、郝金安、赵作海……

全面揭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冤假错案，还原历代冤魂以历史清白，还中华民族以善良人性。

中国冤案大解密

刘复之 编著

第二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宋慈巧破冤案

话说宋慈因不愿在京城与达官贵人周旋而请求外调来到江西担任提刑官。宋慈来到江西后，到各地查冤决狱，这一路上又不知为多少无辜之人洗刷了冤屈。

这一日，他带着手下张捕头及几个差役正走在通往南康县的官道上。宋慈骑在马上，一边想着自己可以将刚刚破获的一桩冤案记录在《洗冤录》上，这样就又为这本难得的刑狱勘查专著添上新的一笔，一边欣赏着路边漫山遍野的鲜花，心情好不舒畅。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张捕头也被这自然的美景所陶醉，不由自主地将随身带的酒打开喝起来。正当宋慈一行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向前走时，突然听见天空中响起了巨雷，不一会儿就见乌云密布，一转眼的功夫，大小不一的冰雹就下起来了，冰雹过后就是一片片的雪花飘落。宋慈一行没想到江南的六月还会下雪，毫无准备，所以衣服全湿透了。众人见此只得急急忙忙向前来到一个小山下，发现山上有一个小庙，众人连忙上山进入小庙中，赶快脱下湿衣服，找柴生火。宋慈脱下衣服坐在火旁一边烘烤，一边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江南的六月一般不下雪啊，莫非人间有不平之事，故而上天下雪鸣冤吗？”那张捕头见宋慈在那沉思，也忙过来说道：“大人，你看，咱们真倒霉，这六月天居然下雪，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听说这人间如有不平冤狱之事，上天也会知道。你说这场六月雪莫非是上天来暗示我们，人间有不平事？正好我们要去南康城，莫非这南康城有人遭了冤。”宋慈一听低头不语，过了一会说道：“你也不要瞎说，这六月初，在此地下雪虽然罕见但也绝非没有。当然这南康城内是否有冤狱，也很难说，反正前面就是南康城，等到城中我们好好地去查探一下，看是否有冤屈的人。”那张捕头见此，就没再说什么。

又过了一会，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宋慈一行出了小庙，下山往南康城赶来。进得南康城，刚好是正年，宋慈一行因为赶路没吃早饭，见路边有个酒店，就正好进去吃顿饭。宋慈一行进得酒店刚刚坐下，就听得旁边有人说：“你说奇不奇怪，这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就下起雪来，下雪倒没什么，但这时候不对，六月天下雪实在是太奇异了。”这人说完，又听到旁边有人接口道：“可不是吗，你说六月天，北方下雪倒还有，可这南方之地，谁还听说夏日飞雪的？莫不是咱们这出了什么对不起上天之事，上天故意下六月雪来警告我们，要不就是有人受了什么天大的冤屈，上天知道后故意下雪来为他鸣不平。”

“哦，你这样一说也有些道理，虽说这六月里下雪，也不是从来没有，我刚才就



想我父亲说过他小时候就在六月里见过下雪，可那却是三十年前了，这三十年里我可没见过的，有可能真像你说的有人受了冤。”“是啊”，旁边一人听到此言忙过来说道：“你们不知道那王员外被他小妾刘氏谋杀一案吗？说是那刘氏毒杀亲夫，可很多人却说那刘氏是被冤枉的，像那刘氏，我们谁不知道，虽然是妾室，但自从嫁到王府，养儿育女，侍奉丈夫，操持家务，哪一样没做好？就算那个正室郑氏对她百般挑剔折磨，她也忍受着，不仅如此她对郑氏也是毕恭毕敬决无失礼之处啊！可就这样一个贤妇却被官府定了个谋杀亲夫斩刑，真是老天不公啊。”“那听你这么一说这场六月飞雪还真可能是老天看到刘氏受冤而有意为之？”“那也难说，但刘氏谋杀亲夫一案，我们邻居都觉得其中有问题！”

宋慈在旁一听，忙吩咐张捕头去把那说话的老者请来，那老者见宋慈相邀，就坐到宋慈的身边。只听得宋慈问这老者道：“老人家，你喝杯酒，我想向你打听个事，你刚才说那个刘氏谋杀亲夫一案是怎么回事，你说那案子有问题，那刘氏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那老者喝了杯酒，慢慢说道：“客官是从外乡来的吧，那老身就多嘴了，你听了不要往心里去，就当听个故事。这话说起来可长呢，这刘氏是个薄命人，她自己并非本地人，是从别地方过来的，那年她与丈夫公婆一起逃难至此，结果丈夫不幸染病，就死在这里了，没过多久，她那公婆也因为生病相继病故，就剩下这个刘氏，那刘氏为了给丈夫、公婆弄几副薄棺材，就将自己卖身于王员外，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那刘氏进王家后，谨守妇道，侍候丈夫与郑氏，可真是无微不至。可就这样，那郑氏也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后来刘氏怀孕产下一男，那王员外本是膝下无男，正为无人继承万贯家财而忧虑，现在看见刘氏产下一男，喜出望外，对刘氏就更加看重了，而这就惹怒了郑氏。于是从那以后，郑氏就开始百般的折磨刘氏，而刘氏为了一家和睦也都忍下来，一如既往地对待郑氏。就这样这一家虽有些矛盾，但也没出什么大事，可就在十几天前，王员外突然死去，后经官府审案，竟认定是刘氏谋杀的，说是因为刘氏与人通奸，故而谋杀亲夫并想借此霸占家财，刘氏一开始不承认，后被用大刑，终于挺刑不过，招供画押，现就押在死牢里，听候处斩呢。”

宋慈听完这些，不由得打量了一下这说话的老者，问道：“老者如何能得知此案的详情，你莫非是王家的亲戚？”

“非也非也，老朽只是正好与王家为邻，以前也当过牢头，故而略知一二。”

“哦，是这样。”宋慈说完，又请老者喝了几杯酒。那老者喝完酒后就起身告辞走了。宋慈一行吃完后付完账便离开了酒店，朝县衙走去。到了县衙，张捕头叫差役前去通报，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身穿七品官服，头戴乌纱的中年人走出来，那人来到宋慈面前，拱手行礼道：“不知宋提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宋慈一听忙道：



“贵县客气了，我巡视到此，未及事先通知贵县，还劳贵县出来迎接，真是有劳了。”知县一听忙道：“宋大人，太客气了，谁不知道只要宋大人出场，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洗不了的冤屈呢，百姓们称宋大人为宋青天，今天宋大人驾临我们荒僻偏远之地，那是我们的造化。”边说边将宋慈等引进客厅。

宋慈坐了一会儿，然后就问那知县道：“贵县是姓吴吧。”

“是的，下官姓吴，名为才，这才是才华的才，不是发财的财。”张捕头一听忍不住笑出声来，宋慈朝那张捕头一使眼色，张捕头见状忙止住笑。

却听宋慈说道：“吴知县，本官这次前来就是巡查各县大辟案件，不知贵县最近是否审理过此类案件。”那吴知县一听不动声色地说：“有过，就在半月前这里发生了命案，是一家小妾与人通奸，为霸占财产而谋杀亲夫案，主犯小妾刘氏已经认罪画押了，卑职正打算将该案上报提刑司，却未想到宋大人查案亲自到此，那正好可以请宋大人审查。”

“哦，那我问你，此案人证、物证可否齐全？”

“回大人，人证有王庆之正妻郑氏口供，与刘氏通奸的男仆的口供以及卖砒霜给刘氏的药店老板的口供。物证有刘氏送给王庆喝的药中查到的砒霜等，最后还有犯妇刘氏不应该是那种会与别人通奸的人，至于刘氏为霸占财产毒杀亲夫，就更不可信。他朋友说王庆只有刘氏所生一子，虽说刘氏不是原配，但他死以后家财自然会由她儿子继承，这刘氏似乎也没必要这么做。”宋慈听完说道：“哦，那这么看来，这案子还是有些疑点，这刘氏说不定真有冤屈。”

“那除此之外，你还查到什么？”

“回大人，属下还查到其实这个郑氏最不是东西了，平日里对刘氏非常苛刻，到后来她生儿子，更是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之而后快。此外，据说这郑氏行为不检点，与王府的管家王振的关系不一般，可能有私情。”

“哦，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好的，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宋慈叫张捕头下去后，开始想着张捕头所打探到的情况，想起前天那刘氏的情景，越想越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刘氏真可能有冤屈。想到这儿，又忙把张捕头叫来，带领他前往牢中要夜审刘氏。宋慈等人来到牢中，命令车夫打开刘氏的牢房，宋慈走进去，看见刘氏仍坐在墙旁，遂上前走到刘氏面前，弯下身说道：“刘氏，你不用害怕，我是皇上任命的提刑官，奉旨巡查各地，以查探冤情，你如果有什么冤屈，尽管告诉本官，本官定会为你做主。”那张捕头在旁忙说：“你有什么冤屈，就说吧，你不知道我们宋大人为多少人洗刷了冤屈。”可那刘氏仍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宋慈见状，只得蹲下来又说道：“刘氏你知道吗，你如果有什么冤屈而不说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再说了，现在你的案子就要上报刑部，等刑部行文一到，你就要被处斩，你可想过你死了，你那未周岁的孩子

儿怎么办。”那刘氏一听孩子，身子颤了起来，宋慈见状忙又说道：“刘氏你想想你那可怜的孩子，父亲已死，如果你死了，他就成为孤儿，多么孤苦零仃啊。”那刘氏听到此处，身子一下子直了起来。

她边哭边大叫道：“宋大人，民女冤枉啊，民女冤枉啊。我没有杀人啊，请宋大人为民女做主啊！”

“不用哭，你快从实说来。”那刘氏见状止住眼泪说道：“我本北方人氏，后因家乡战乱、饥荒所以逃至此地，丈夫、公婆一病不起而亡，我孤身一个，身无分文，因无力安葬他们而卖身于王庆为妾，这王庆已年过半百，但对我却是很好，去年我又为他生下一子，他对我更是疼爱，我也觉得此身有靠。大约在半月前，老爷说去外地做生意，结果出城当晚又回家说不去了。到第二天一大早，太太就派人来叫我，说老爷因昨日赶路，旧病突发，叫我去抓药，我一听，忙去药铺抓药，煎好后送给老爷喝，结果氏口供，这些大人如需要查证，我可以马上叫人送来。”说完转身就吩咐师爷把上述证据材料及其它相关的案卷材料拿来给宋慈看。

宋慈看完这些材料后，沉思了片刻对那吴知县说：“贵县能否让我亲自去牢房查问一下犯妇刘氏。”那吴知县一听，站起来说道：“大人，有这个必要吗，现在人证、物证具有，犯妇也已招供，是否就不要去牢中查问了，再说牢中环境也不好，犯妇刘氏还会说些疯话，我怕大人去牢中听了会不高兴。”

“哦，那没关系，查狱录囚是我的职责所在，无所谓高兴与否，贵县还是请前头带路吧。”那吴知县见此只好带领宋慈来到关押刘氏的牢房，宋慈进得牢房抬头一看，在墙角坐着一个穿着囚服的女犯，这女犯披着头发，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宋慈见状，上前一步问道：“前面坐的可是犯妇刘氏，我是提刑官宋慈，今巡查至此，查阅案卷得知你亲口招供谋杀了你亲夫，可有此事，你从实招来。”宋慈边说边盯着刘氏，那女犯刘氏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在那呆坐着，没有什么回应。

宋慈见状正想再开口询问，而此时旁边的吴知县却抢先说道：“刘氏你已亲口招供就不可在宋大人面前胡言乱语，宋大人可是有名的嫉恶如仇，如果你在他老人家面前翻供，那你就要受活罪！”宋慈听完，转身看了一眼吴知县，高声说道：“刘氏，你是否有冤屈，如有冤屈尽快讲来，本提刑替你作主。”那犯妇刘氏听完这句话，身子略微动了动，过了一会突然大叫起来：“六月雪！六月雪！六月雪！”说完就边拍手边喊：“六月雪！”那吴知县一听趁机说道：“大人，快走吧，这个刘氏又发疯了，你快走吧，要不然她发起疯来，会伤到大人。”宋慈见此，也只好先离开牢房。

宋慈与吴知县分开后，回到驿馆，马上将张捕头叫进房中，吩咐他前往王庆家的邻居、朋友等处打探一下王庆和刘氏的情况，张捕头领命前去打探。到了傍晚，张捕头从外面打探回来。他来到宋慈房间对宋慈说：“大人，我奉你之命前去打探，现已



打探到以下情况。据王庆的邻居朋友反映，这刘氏确是因为安葬丈夫而卖身于王庆给他做小妾的，但自从他到了王庆家之后，一直勤勤恳恳，侍奉王庆及其原配郑氏非常周到，就是对待邻居也是非常和善的，去年还为王庆生下一个男孩，那王庆老来得子，自然也非常疼爱她，可以说她与王庆的感情还是不错的。至于说刘氏与仆人私通一事，在邻居、朋友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只是听说在开堂审理时，那个仆人王义亲口说与刘氏通奸才听说的，而且他们觉得从刘氏平日的言行看，刘氏没多久，太太就出来叫喊说我在药中下了毒药毒死了老爷。后来又将我送到官府，在审理时，知县说我与私通还叫来仆人王振作证，民妇虽不是出身礼仪之家，可也深知妇道。当年我丈夫、公婆遭难，我就想自杀随夫，可又想丈夫、公婆还未安葬，不得不卖身作王庆的妾，后来王庆对我非常怜爱，所以自身也就认定了王庆是自己下半辈子的依靠。从此以后，我只知道谨守妇道，侍候丈夫及太太，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的。更何况，后来我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我怎么会去毒杀他呢。我在堂上拼命地争辩，可知县却说我瞎编糊造，后来还叫药店老板来诬陷我说我当时买的不是药，而是砒霜。我也指出药店老板是作假证，可知县大人不听，硬说我与私通奸霸占财产毒杀亲夫，我不承认，就给我动刑。”

“你看，”刘氏边说边伸出双手，只见其十指血肉模糊，均是被夹的，这刘氏又让宋慈看她双腿，双腿已被打断，宋慈及那张捕头一看，也忍不住一阵酸楚。那刘氏说：“宋大人，我早知你的大名，本来前天你来时我就想申冤，可那吴知县在旁，我怕你们官官相护，所以没说，今晚宋大人至此，我不得不说。”说完，强忍着痛，用双手趴地；中着宋慈磕了三个头，宋慈见状忙拦住，并答应一定查清案情。

宋慈离开牢房来到驿馆，查阅了案卷，反复想了一下张捕头所打探到的情况及刘氏说的话，决定开棺验尸。等第二天宋慈跟吴知县说要开棺验尸，那吴知县总是推脱不同意开棺验尸，后来宋慈拿出提刑官印说道：“我是提刑官，有权对所有案件进行复审，今刘氏一案有疑点，本官认为有必要开棺验尸，请吴知县带路吧。”那吴知县见无法推辞，只得带宋慈前去开棺验尸。

宋慈等打开棺材，戴上手套，拿起银针验起尸来。只见他先拿起银针在尸体喉部检测一下，发现银针变黑说明喉部有毒，然后又拿起银针在尸体胸部检测，拿起银针一看发现银针没有什么变化，宋慈见状忙又将银针插到腹部，但银针仍是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宋慈又用银针插入尸体的下身，也没发现银针有变化。

宋慈不动声色地把棺材盖好，带着写好的尸检记录回到驿馆。回到驿馆后，他叫张捕头去那药店打听一下。过了一会，那张捕头打听清楚回来，向宋慈禀报说店中一个伙计可能了解案情，但案发当天后就离开药店了。于是宋慈就吩咐张捕头去找那伙计，张捕头在南乡找到了那伙计，并将他带到宋慈面前。



那伙计作证说刘氏确实在案发那天早晨来过店中，但他明明记得那天张氏买的是一般药材而不是毒药。刘氏走后老板不知什么原因就把自己解雇了，自己就回乡下了。而且他还说，案发那天早晨在刘氏来之前，王府的管家王振也来过。可当时老板没让自己在眼前，所以也没看清楚，只听见老板一开始对王振说：“不行，不行，”后来就见那王振好像拿了一锭银子给老板，老板转身进了房间拿了一包东西出来交给了王振。宋慈问伙计是什么东西，伙计说太远没看见。

宋慈见此，忙传那药店老板，以及王府仆人王义。宋慈见那药店老板与王义，便先问药店老板那天早上是否见过王振，那老板先是抵赖，后经伙计指证，不得不承认王振当时来过，并且也承认卖给刘氏的是一般药材，而并非砒霜。然后宋慈又问他给王振什么东西，那老板也不得不承认是砒霜，后来也承认了是为了王振与郑氏的钱财，才在堂上诬陷刘氏的。

宋慈见状将那老板带到一旁，再问王义为什么刘氏喜欢他，王义非常紧张，勉强说刘氏跟他是老乡，平日里两人就互相照顾，刘氏见他年轻，故而日久生情。但问他与刘氏是否有染，那正义更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再问那刘氏胸上可有任何胎记，那正义一听紧张得汗都出来了，说道这好像有吧。宋慈见此忙问道：“有什么还不快从实招来！”那王义一听忙开口说刘氏胸上有一个红色胎记。结果一查刘氏身上根本没有，那王义见此忙也磕头求饶，并说出实情，原来这也是那郑氏与王振买通他作假口供诬陷刘氏。

宋慈见此，命升堂并命将郑氏、王振等人带上堂，首先宋慈指出通过验尸发现死者王庆并非死于中毒，有毒的部位只有喉部，而胸部以下没有毒，这是因为这毒药并非是死者生前喝的，而是死者死后才被灌下去的，因为死者已死，所以毒液只及喉部。因此，可以推定死者并非死于中毒。接着宋慈又指出在尸检时，发现尸体大脑天灵盖部有一被木棍等硬物打击的印痕。所以可以推定死者是因为脑部受木棍等器物打击致死的。

接着宋慈又传令把药店老板、王义二人带到堂上，二人均指认郑氏、王振二人。可郑氏、王振二人还是拼命抵赖，宋慈见状又吩咐叫张捕头拿进来一个椅子，那椅子侧面上有干透的血迹，而椅子侧面的形状、宽厚、尺度正好与王庆的天灵盖痕迹相符，而且家中仆人也指认这椅子就是郑氏房中的。郑氏、王振二人见此，又看到药店老板、王义已经招供，就不得不招认了。

原来那天王庆见天色已晚就从后门进来，进门后想去郑氏房中取东西。结果推门进去看见那郑氏正与王振躺在床上，顿时怒火中烧，忙要找东西来打王振。那王振见状遂拿起床边的椅子迎面向王庆打去，结果正中其天灵盖，于是王庆一命呜呼。郑氏、王振见状忙将尸身藏起，擦干血迹。二人害十白官府追究，于是就商量如何栽赃





给刘氏。等他们商量好了，王振先是一大早去买毒药砒霜，回来后那郑氏又故意叫仆人对刘氏说王庆昨夜回家取东西，因天色很晚所以留宿郑氏房中，但不想半夜王庆旧病突发，所以叫刘氏去买药。但当刘氏拿药来时，郑氏却不让她进屋而是由自己端药进去。郑氏进屋后，先把毒药掺进刘氏买的药中，然后又将有·毒·的药灌进已死的王庆的口中，以此来诬陷刘氏毒杀亲夫，后为了使刘氏定罪，又先后收买药店老板、仆人王义、以及知县吴为才。他们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栽赃给刘氏，却未料到宋慈来此查案。

郑氏、王振等人认罪画押后，宋慈当堂宣判刘氏无罪释放，郑氏、王振通奸，谋杀亲夫判斩立决；药店老板、仆人王义判充军；知县吴为才受贿，制造冤案先行革职，上报吏部，待刑部审清再做处理。

江南奇案

一、矛盾

明朝后期在南方某地曾发生过一桩奇案。一对相爱的男女本应获得幸福，却未曾想卷入了一桩奇案中，不仅没有获得幸福，还差点人头落地。

事情还得从城北铜钱巷东头的崔家说起。崔家本是当地的望族，祖上曾经有数人中过进士，并在朝为官，到崔名这一代虽说已无人中举做官，但崔名靠着祖先留下来的家产小心经营，尚能维持自家的富贵和地位。但是后来却遭受了不白之冤，虽靠祖先的同门世交帮忙，得以免除牢狱之苦，但却花去不少银两。更为不幸的是，崔名因受到惊吓，又心痛为打点上下而花出去的大量银两，结果一出狱就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不治身亡，只留下妻子与女儿目依为命。

女儿英娥美丽、善良、贤惠。崔名在世时见其与姑表哥张文良情投意合，于是想亲上加亲，就将她许配给张文良。而英娥从小与表哥文良在一起玩耍，长大后又是相见甚欢，故听得父亲将自己许配于表哥，心里真是高兴，只盼望着，今后表哥能早日中举，好与之成婚。哪曾想先是家中突变，父亲病死，只剩自己与母亲相依为命，而后来表哥家也因一场官司，用尽大半家产。近一两年表哥家不仅把祖宅卖了，甚至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虽然如此，但英娥对表哥的感情却没变。她知道表哥勤奋好学，今后一定能中举做官，光耀门庭的。虽然如此，英娥还是有点担心，故而今天她们一同去郊外踏青时自己都没有心思去，一个人在花园的凉亭想着心事。“自从表哥家败落后，母亲对表哥的态度就有些冷淡了，最近还时常提起退婚的事，只是看自己不太愿意才没有要求表哥退婚。但这几天，却听说有什么王公子来相亲，真是担心母亲会一时看中王家权势而答应了。到那时自己就会与心爱的表哥分离，如果那样的话，活着还有何意趣啊！只盼望着母亲不要贪一时权贵而退婚，更盼望表哥能早日中举成名，好迎娶我啊！”想起这些，心里又开心起来。正在此时只听得“扑翅”一下，凉亭栏杆上掉下来一只小鸟，摔在栏杆上起不来。英娥见状赶快伸出手，将小鸟轻轻地放入掌中，仔细看了看，发现小鸟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因为惊吓才掉下来的。这会儿，小鸟在英娥的手掌中感觉到了温暖，站起来了并欢快地扇着翅膀。英娥看着这只小鸟，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脸上也出现一丝笑容。“小姐，小姐你在哪里”，随着声





音，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环。英娥抬头见是自己的丫环春燕，问何事。春燕回答说：“小姐，你在这赏花啊，老夫人正在前厅等你呢，好像是有什么重要事情与你谈。”英娥听完，又看了看掌中的小鸟，发现小鸟那明亮的眼睛正看着自己，翅膀也扇得越来越欢。英娥手掌向上用力一托，小鸟便腾空而起，但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围着凉亭飞了几圈，然后才向空中飞去。英娥一边看着小鸟飞离，一边随着丫环向前厅走去，心想自己此刻如果能像小鸟那样在空中自由飞，该多好啊。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随时飞到表哥身边与表哥相会。

崔英娥想着这些不知不觉来到了前厅，推门进去一看，母亲正坐在左边首位上，而右边首位上却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打扮艳丽的妇人，她们俩好像正在谈着什么。崔老夫人见女儿英娥走进来，赶忙站起来拉着女儿的手，指着那艳丽的妇人说：“女儿快过来见过刘妈。刘妈可是城里最有名的媒婆，你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可就全在她身上了”，说着，又将手指向英娥，对刘妈说：“这就是我的女儿英娥，你看如何，是不是美丽贤惠啊？刘妈见状也起身拉起英娥的手，上下打量着，连说：“不错，不错，英娥不愧是大美人，远近闻名啊。人长得漂亮，仪态又好，而且看起来也非常贤惠，王公子定能满足。”英娥见状便知这刘妈定是王公子家派来相亲的。看这样子，母亲是非常愿意这门亲事的。这可如何是好，自己出身书礼之家，又不好当众对刘妈如何。且不说崔英娥如何想，再说那刘妈又仔细看了看崔英娥的身段后，笑着说：“劳烦小姐了，老身已经心中有数了，回去定会劝王公子前来正式提亲。”崔老夫人听后十分开心，一边让英娥回房，一边让刘妈坐下喝茶。崔英娥忧心重重地回到房中。丫环春燕跟过来小心地问道：“老夫人叫小姐什么事啊，怎么回来后不开心？”“唉，不用提了，今日王公子派人来相亲，母亲似乎也很愿意。”“那如何是好，你与表少爷不是有婚约的吗？更何况你与表少爷是那么的情投意合。”春燕继续说道：“我听说这个王公子家有权有势，他父亲是知府大人，有哪家被他们相中了，他们总会想尽办法娶进门的。”“那可如何是好？”英娥焦急的问。春燕忙安慰她说：“小姐，你不用着急，现在王家还没来提亲呢，更何况你与表少爷有婚约在身，他们也不可能强逼的。待过几天我找机会去找表少爷，告诉他，让他想个办法。”正当主仆说谈时，崔老夫人走进来。她进来后一边叫春燕出去，一边坐到英娥身边说：“女儿，刘妈她答应回去后一定劝王公子来提亲。你看王公子是本城第一有权有势的人家，王公子的父亲王老爷是知府大人。如果你能嫁进王家，那后半辈子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那样，我老了也有个依靠，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了。”英娥听完，先给母亲倒了杯茶，见母亲喝了几口后说：“母亲大人，我知道，王家是有权有势，但女儿不愿意嫁。你想我与文良表哥早已订婚，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啊！”“那有什么，到时叫张家退婚就行了。如果他不愿意，叫王家出面就行了，到时还怕他不退婚吗？”英娥忙答道：“话不是这

么说，我们家里现在虽不是官宦之家，但祖上也曾为官。父亲在世时也常教导我要守礼，懂得仁义，父亲在世时即已将我许配给表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贪图王家的权势而毁婚啊？”崔老夫人说：“你说什么呢？张家今非夕比了，如今是连温饱都成问题，你嫁过去喝西北风啊？还是嫁给王家吧，有你一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也可以跟着享福了，也不枉我生你养你一场。”英娥又急忙说道：“你老人家不能这样，不能嫌贫爱富啊。想我与表哥青梅竹马，又有婚约，望母亲成全。”崔老夫人听后大怒，说：“儿女婚姻大事，均由父母作主。你父亲已过世，你的婚姻大事就由我作主。你要想嫁给那个张文良，除非等他中举人以后，而且要拿出一万两白银方可，少一个铜钱都不行。”说完就起身离开了。崔英娥见母亲欲与张家退婚，真是无比伤心，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

崔英娥正坐在那发愁，此时春燕推门进来。春燕见小姐满脸愁容坐在那，便上前问道：“小姐，老夫人刚才都与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说王公子家看中你了，要来提亲？”“是啊！母亲说媒婆刘妈已经看中我了，回去一说，王公子家十之八九会满意的，到那时就要来提亲，那我跟表哥怎么办呢？”崔英娥边说边拉住春燕的手，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春燕见状，连忙说道：“小姐，你不用担心，待会我抽空出去找表少爷，让他想个办法。无论怎么说，你跟表少爷都是有婚约的，王公子家再有势力也不能过于霸道来抢有夫主妇啊！”“好吧，你待会趁母亲不注意时，偷偷出去找表哥，叫他想个办法阻止王家来提亲”。

吃晚饭时，春燕借口生病不想吃饭，回到自己的屋里。等所有人都去吃饭了，就趁机溜到后门，见后门无人，把门打开，趁着夜色快步走向张文良家。张文良正好在家，见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春燕，非常高兴，连忙让春燕进门，正想问点有关英娥的事，哪曾想未等开口，春燕就急忙地说：“表少爷，大事不妙了。今天王公子家派人来相亲，看中了我们家小姐。可能过几天就要来提亲了，小姐叫你赶快拿主意。”“什么，王公子家来相亲，看中你家小姐还要提亲。可我跟你家小姐是有婚约的，王公子怎么能霸占有夫主妇”。春燕一听忙说道：“你呀！真是个书呆子，那王公子家有钱有势，家里还有亲戚在朝中当大官，他们家看中的人，还有娶不到的吗？更何况老夫人又非常乐意此事，你赶快想个办法吧。我得赶快回去，回去晚了就被老夫人知道了，那就不好了。”春燕说完就急忙转身离去。张文良听完后像泥塑般站在那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他家老仆人来到张文良面前说道：“少爷，你在这啊！老夫人叫你到客厅去吃饭呢。”“哦！”张文良闻声问道：“你说什么啊，老夫人叫我去干吗？”“少爷，你怎么了，老夫人叫你去吃饭，”“吃饭，哦，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张文良说完，就往前走，老仆人见状连忙说道：“你往哪走，客厅在这边。”张文良一看，自己



果然不是往客厅走，遂忙转身朝着客厅的方向走去。

吃完饭后，张文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头倒在床上，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春燕今天过来说王公子家派人来相亲，看中了英娥，而且马上就要提亲，那我怎么办，舅母本来就嫌我家没钱，几次说要退亲，亏得我与爹妈的请求，才没有退。现在又出来一个有权有势的王公子，而舅妈又是一个爱慕虚荣、攀附权势的人。听春燕说她非常乐意此事，还极力地去促成。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办。”想到这只觉心中很痛，便起身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发现窗外已是暮色深沉。张文良在房间里走了一会，觉得困了，就上床睡，但只要一想到英娥可能会跟别人订亲，就怎么也睡不着，只得躺在床上，闭上双眼。不知过了多久，张文良醒过来，发觉天刚刚亮，想想刚才做的梦，梦见王公子家派人去抢英娥，自己连声哭，可是无论自己怎么哀求，舅母硬是不理，眼见着表妹英娥被王家的人抢上轿子，抬走了，自己连忙上去拉住。结果就见眼前一根木棍打来，自己就被惊醒了，再一摸自己，整件衣服都湿透了。正在此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一听，是母亲在叫自己。张文良赶快起床开门，母亲正站在门外。张文良连忙将母亲请进屋来，问有何事。张文良母亲说：“你昨晚睡得好吗？”“还行，母亲大人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有事吗？”张文良说道。他母亲回答说：“是这样的，刚才天还未大亮时，你舅母家派人来说，叫你今天去趟你表妹家，说有事要说”。“那他有没有说什么事啊？是不是表妹的事啊？”张文良急切地问道。他母亲答道：“没具体说什么事，来说得非常简单，说完就走了。”“那好吧，待会我去趟舅母家”。

张文良匆忙吃完早饭，出门向舅母家走去。由于着急想知道舅母叫自己去有何事，张文良一路走得很快，就连碰到熟人也未来得及打招呼，所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舅母家。张文良看见舅母家大门时，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担心这次舅母叫自己来，会正如春燕所说是为了将英娥转嫁给王公子而叫自己来退亲，而另一方面内心又希望舅母念及亲情不逼自己退亲。同时又想到王公子家昨天叫人来相亲，不会那么快来提亲的，想着想着来到舅母家的大门口，张文良抬手敲门，结果敲了多次，都没人出来开门，张文良不得不连敲带喊地，这才有人出来开门，只听得门吱吱的开了，一个年轻的男仆出来，冲着张文良说：“敲什么敲，喊什么喊，你家死人了。”张文良一听气得浑身发颤道：“你这个恶仆，你、你看清楚我是谁啊！我是你家的姑老爷！”“姑老爷，就你这样，配吗？”那仆人大声叫道。“我不跟你说，我进去和舅母说。”张文良边说边往里走。来到客厅门口，张文良抬头一看舅母正端坐在客厅上，表妹英娥不在，厅上也没其他人。张文良遂慢慢地走进客厅。

张文良来到舅母面前鞠躬行礼道：“岳母大人您好，口叫小婿来不知有何事？”“什么岳母，你以后不要这样叫了。我这次叫你来就是跟你谈你与英娥的婚事，你还





是退亲吧。”张文良一听急忙说道：“岳母大人，什么，退亲，我有哪点做错了。”“什么岳母大人，叫你不要叫了，你哪点做错了？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家道中落，每天靠典当过日子，参加科举考试，又是屡试不中。你说我如果将英娥嫁给你，你拿什么养活她。难道让她和你一起受苦，一起喝西北风啊！”张文良一听连忙说道：“舅母大人，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与英娥从小青梅竹马，又有婚约。我们家现在虽然不如以前，但三餐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而我现在正刻苦攻读，今年科举我必能高中。到那时，定能让表妹享受荣华富贵。”张文良舅母一听怒道：“你说这么多，有何用，想我们家世代富贵，现在虽然英娥父亲去世了，但我们家仍然是本地的大户，更何况我们英娥这么美丽、贤淑，她注定要成为贵夫人，享受荣华富贵的，就凭你能做到吗？你趁早退亲，不要耽误了我女儿终身的富贵！”张文良一听急道：“舅母大人，话不能这么说。我也知道现在有个什么王公子家来相亲，但人总要讲良心。这些年，尤其是舅舅大人过世后，你们家的事都呈我帮着张罗的，更何况我与英娥是两小无猜，后经双方父母同意缔结了婚约，您现在不能因为我们家境差了些就趁机攀附权贵。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舅舅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张文良舅母一听站起来大声说道：“你不用说了，反正你同意也得退亲，不同意也得退亲。”张文良一听连忙向前一步说道：“舅母大人您消消气，刚才外甥有点着急，言语之间有冒犯之处请您原谅，也请舅母大人再考虑考虑。我与表妹英娥情投意合，又有婚约在身，希望舅母大人成全。”张文良舅母一听大声叫道：“来人，将这个张文良给我赶出去。”话音刚落，只见刚才那个给张文良开门的仆人上来狠狠对张文良道：“请吧，张少爷。”张文良仍想再与舅母争辩，却只见舅母拂袖而去，而那仆人又不断地来催逼，只得向厅外走去。来到大门口，只见那仆人停身说道：“张少爷你可听好，刚才老夫人吩咐了，王公子家后天就要来提亲，叫你回去将退亲文书送来，要不然的话不仅我们老夫人不同意，就是王公子家也不答应。你还是小心点。”说完将大门关上。张文良见此，赶上前想再进去，可惜大门已关。他又继续大声地敲门叫喊，可是这次，无论他怎么敲，也无人答应。

张文良见状，只得一步一步往家走。当他走到街上时，正巧碰上自己的同窗好友，人称“赛孟尝”的林理廉。林理廉见张文良满腹心事的痛苦状，便上前询问道：“张兄，好久不见了：近日可好，是否遇到了什么为难事。”张文良抬头一看见是同窗林理廉，连忙回道：“多谢林兄关心，我最近只是……唉！一言难尽啊！”“什么难事，尽管说出来，如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小弟定会鼎力相助。”林理廉说道。张文良回答道：“还是不说的好的，以免打扰林兄。”“你别客气，有什么难事尽管说。这样吧，这旁边酒楼的菜不错，我们进去喝两杯，边喝边谈”，说着就把张文良拉进街旁的酒楼，二人上到酒楼的二楼，拣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叫来酒菜边喝边谈起来。只见林理廉端起一杯酒来对张文良说：“你我虽属同窗挚友，但像这样在一起喝酒还是第一





次。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一醉方休。来，来，先干一杯。”张文良连忙推道：“林兄，真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平素是滴酒不沾的。”“那怎么行，你我既是同窗，又是好友，平日里叫你喝酒，你总是推脱，说父母管教严，不会喝酒。我就不相信男子汉大丈夫喝点酒会怎样。”张文良推辞不过，于是饮下了一杯酒。林理廉见状又劝他喝了两杯，张文良喝下第三杯后将酒杯放下，大声长叹道：“林兄你说的真是，想我也是七尺男儿，可如今却一事无成，而且就连自己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也快保不住了，你说我还算是一个男人吗？唉！”说罢又拿起酒壶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林理廉一听，心里一动连忙问道：“张兄你刚才说未婚妻快保不住了，莫非是说你的表妹英娥小姐？”“是啊，不是我的表妹还有何人。”林理廉忙问道：“那是怎么回事，你的表妹英娥不是早就和你订亲了吗，像张兄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日后定能高中，进入仕林，而英娥小姐也是有名的美丽、贤淑，你们在一起可谓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好让旁人羡慕。怎么，现在出了什么事吗？”张文良一听说道：“唉！一言难尽，你虽说得在理，但我现在还只是个秀才，家道也中落了。而我的舅母正因此而厌恶我。再加上现在有个王公子看中了我的表妹，所以今天我那舅母把我叫去要我退亲，说是王公子家有权有势，叫我不再耽误我表妹的前程。”“啊！有这等事，你舅母怎能如此的不守婚约，如此的势利，”“你不知，自从我家遇官司以后，家道中落，我舅母就逐渐对我跟表妹的婚事不满。当时舅舅还在，尚未明说，待我舅舅去世后，我舅母当家，就开始干涉我与表妹的婚事，干涉我与表妹的来往，甚至到后来以种种理由不许我与表妹见面，而且有好几次叫我退亲。这次正好又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王公子看中了我表妹，她正好以此来威逼我退亲”。说完，又倒了一杯酒一口喝干。林理廉听完略带愤怒的说道：“张兄不用担心，你与你表妹两情相悦，又有婚约在身，虽然有个王公子来提亲，你也不用怕。你有婚约，他们也不好强逼吧。”“可不是么，那个王公子后天就要来提亲了，我就怕到时他们会用强，那可如何是好，”张文良答道。林理廉见此，站起来大声说道：“那有什么关系，这样吧，后天一早我同你一起去你舅母家，当面说理。我想他们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威逼你退亲的。”“那就多谢林兄了”，张文良感谢道。二人又饮了数杯，就各自回家了。

又过了一天，这天一大早张文良就起身，在家等着林理廉一起去舅母家理论。可结果等了一二个时辰才见林理廉匆匆而来。林理廉一进大门就拱手说道：“对不起呀，今天一大早家中出了点事所以来晚了，还请见谅，”张文良闻言道：“哪里呀，今天是小弟麻烦林兄了，不知林兄家中何事，是否解决？”林理廉答道：“些须小事已经解决”。张文良闻言忙说道：“那今天就有劳林兄了”。说完，二人向崔家走去。没过多久，来到崔家门前，却见崔家大门两边张灯结彩，一副很喜庆的样子，张文良见状怒气顿生。过了一会，张文良强压住怒气上前敲门，可无论怎么敲，都无人开门。林理



廉见状，便上前说道：“张兄，你且在一旁等待，让我来试试。”张文良见状，悻悻地退在一旁。林理廉便上前敲门并说道：“我是城南林府的林理廉公子，有事要见你家老夫人，烦请开门。”结果没敲几下就有人出来开门，二人遂进崔宅来到客厅等候。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崔老夫人才慢慢地走进客厅，在正中位坐下。等她坐下后，张文良抢身施礼道：“岳母大人可好，小婿今天前来是有一事相求。”崔老夫人闻言并未答应，而是转过身对林理廉说道：“林公子一大早来到我们崔府有何事？”林理廉见状答道：“请恕小侄冒昧，今天前来是为了张兄与令媛的婚事”，崔老夫人听完说道：“呵，林公子今天是为张文良而来，那么林公子有何见教不妨直说。”林理廉站起来正了衣冠说道：“是这样的，张兄与令媛的婚事本与外人无关（崔老夫人一听，哼了一声），但张兄既是我同窗好友，而我们家与贵府也算得上是至交，故而今天斗胆前来请崔老夫人念在张兄与令媛二人两情相悦的份上，不要让张兄退亲。如能这样则不仅张兄感谢你，就是吾辈也会敬佩您的深明大义。望老夫人成全，说完深鞠一揖。崔老夫人一听冷冷地说道：“林公子快请坐，你这样真是抬举老身了。但正如你所言，张文良与我们英娥的婚事是张崔两家之事，似乎与你林家无任何关系。既然如此，那就怨老身难以从命。来人啊，送林公子，”说完起身欲走。林理廉见状也无可奈何。而站在一旁的张文良见此忙疾步上前说道：“舅母大人请留步，我有话要说”。可是崔老夫人连理都没理，就径直走出了客厅。客厅只剩张林二人呆站在那儿。就在此时只听得门外锣鼓喧天，张文良抬头看去，只见大门一开，从外面走进来许多仆人，每个仆人手中都拿着各式各样的礼物。林理廉见状，忙对张文良说道：“张兄你看你舅母不理我们会，我看现在只能再找一些人一同劝她，或可挽回。而现在王府提亲的人已到，你先在这阻一阻，让为兄赶快去外面找他人来相帮，否则就来不及了。”张文良闻言忙道：“那就麻烦林兄了，望林兄早去早回”。林理廉不等他说完就急步而去。而张文良见王府的人进来的越来越多了，非常着急，真想；中进内堂去找舅母，但又碍于礼法，不敢进去。正在此时，只听见有人喊老夫人来了，他抬头一看只见崔老夫人装扮一新的走出来，正要去接王府总管的聘书及礼单。张文良见状连忙冲上前去，拦住崔老夫人说道：“舅母大人，请您不要答应王府的提亲，想我跟表妹两情相悦，又有婚约，望舅母成全。”说完跪倒在地。崔老夫人见状，连忙向后退说道：“你不要这样”，王府管家见状也只得往旁边一退。张文良见状，又忙磕头道：“舅母大人您就成全我们吧，我保证一定刻苦攻读，今年乡试一定高中，来年也必然能中进士。我定会让表妹享受富贵的。”说完又连磕了几个头。而那崔老夫人听完却在一旁大声说道：“你不用如此，我早就说过我们崔家是官宦富贵之家，我的女儿也只能嫁给官宦富贵之家，而不可能嫁给你这个穷酸秀才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说完，就走到另一边去了。张文良见状忙跪爬了几步，抬起头猛得往下一磕，大声恳求道：“请成



全我们吧”。等他抬头，众人一看额头上满是鲜血，王府管家一看连忙叫手下人停下来，并对崔老夫人说道：“老夫人，今日主事，看是不能一时解决的。请让我们先回去，等改日贵府与张公子主事了结了我们来。”说完带领手下连忙退出崔府。

崔老夫人见状怒道：“张文良，你干的好事，我跟你说吧，你今天就是磕死在这我也不会答应的。”说完转身退入后院。夏天的天气变化很快，开始还是烈日炎炎，不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大雨倾泻而下，而张文良仍然一动不动的跪在那。

雨水顺流而下，张文良的全身都被雨水淋湿了。到此时，张文良再也支持不住了，只觉眼前金星四冒，轰的一下摔倒在地上。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张文良醒过来，只见父亲站在身旁，母亲坐在那儿流泪，忙问道：“我这是在哪里呀？我记得我好像应该是在表妹家。”张文良之母见张文良苏醒过来，特别是听到他这么一说，忍不住扑过去哭道：“我的儿呀，你可遭大罪了，你现在感觉如何呀？”“没什么，就是感觉有点头晕。”张文良答道。“你赶快把这碗鸡蛋粥吃掉，补补身体。”张文良母亲边说边从桌子上拿起一碗鸡蛋粥送到张文良嘴前。

张文良把粥喝完说道：“我记得今天一大早，我去舅母家阻止王府提亲，舅母不肯，我就跪下来后来就晕倒了。我后来是怎么回来的，还有那王府前来提亲，但是被我拦住了，可不知那王府的人后来有没有再去，舅母家有没有消息？”“你去他家求情，他们非但不答应，就是看见你晕倒了也不管。幸亏你的同窗林理廉前来报信，我们才赶到崔家，发现你躺在地上，这才将你救起。刚才崔家派人来了，要我们三日之内解除婚约，否则的话，不仅要断绝与我们家的一切来往，就是王家也不会饶过我们的。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张文良一听，忙挣扎爬起来说道：“什么，那你们没有说两句好话，帮我求求情。”“求情，求什么情，你不要做白日梦啦。人家说的那么坚决你还求什么情？你也赶快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再去丢人现眼了，”张文良父亲大声说道。张文良一听此言，激动地咳起来。他母亲见状连忙上前扶住张文良的后背焦急的说：“我的儿，你不要急，身体要紧呀。”说完，又转回身来对张文良父亲说：“你不要对良儿这样，你看良儿为这门婚事受了多少罪呀。”张文良父亲听后说道：“造孽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痴情儿，却碰上了这样一个攀附权贵的亲家呀。”张文良父亲说完一跺脚就出去了。张文良母亲见状连忙说道：“良儿，你不要怪你父亲，实在是你的舅母太绝情。派来的人说话太难听了，怨不得你父亲生气。”“你也不要介意，把身体养好再说吧”。张文良母亲说完此话，又看了一会儿张文良就转身离开了。

张文良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身体才渐渐复原起来。到了第三天，张文良正躺在床上，听到外面有叫嚷的声音。没过多一会儿，只见他母亲气呼呼地走进来，张文良见状问道：“怎么了，母亲为什么生气啊！外面怎么会那么吵？”“孩子，不用说了，你那舅母实在是欺人太甚，刚才派人来逼我们退亲，说的话实在是难听，说什